

世界名導演演傳

鶴凌

論穆費 (五) 部之國中



◦ 影近生先穆費
Mr. Fei, Mo China's film director



◦ 面畫個一的「記血喋山狼」的演公將即
A scene of Mr. Fei's new presentation
"Battle of Wolf Moun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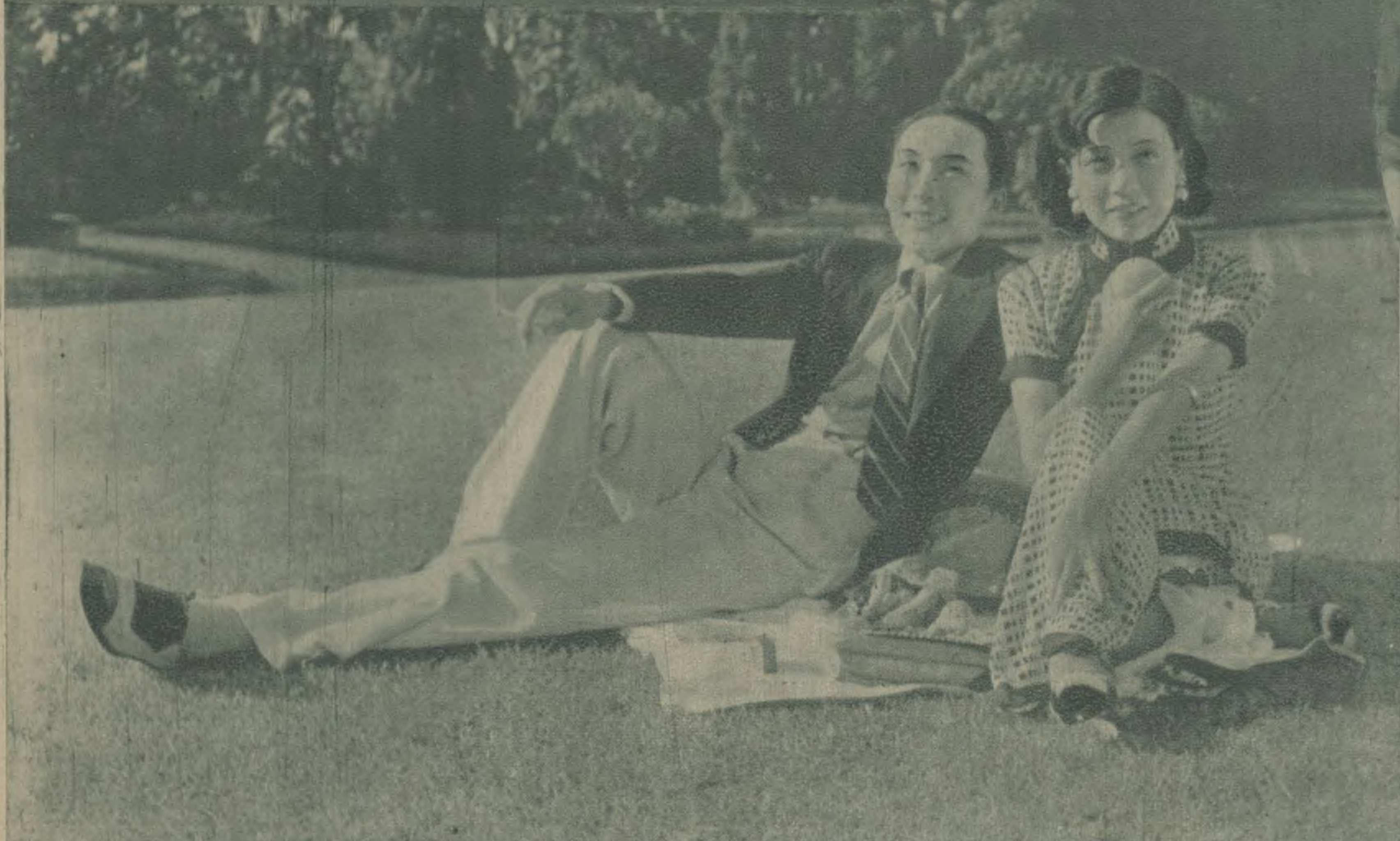


幕一「倫天」
A scene of "Happiness of Family Union"



◦ 景一寺古的「海雪香」
Scene of Ancient Temple
of Flower Sea"

◦ 里君鄭和玉玲阮的中「生人」
The late Miss Yuan Ling-yu and
Mr. Chen Chuan-li in the "Human
life" diaected by Mr. Fei.



◦ 「夜之市城」作表代穆費
"City Lights," Fei's representative work.

九三二年爲始，中國電影由於強鄰侵略之血的教

訓，和其他文化部門一樣，廣泛的激起了反帝情緒的高漲；而電影作家們從神怪武俠的泥坑中走上了抗爭的道路。

自然，這抗爭的姿態，並不僅僅表現在反帝的方面而已，反封建思想的毒害和反上層社會的淫靡及其他種種，都成爲當時大衆電影主要的任務。也就是說，一切違反大衆福利的種種都在成爲進步的電影作家們棒擊的目標，反之，將電影當作爲中國大衆而服務，現實主義的傾向很快的成長起來。

就在一九三二年的當時，中國電影很快的取得了廣大觀衆的信任。有名的三個摩登女性，狂流，野玫瑰，都會的早晨，都是光榮的作品，而從城市之夜中認識了一個極有遠大前途的新作家，使人們熱情的珍貴着他，批判着他，這便是回自北國的青年導演費穆氏了。

大家都不會忘懷從城市之夜中所得來的深刻的印象：

貧民窟與高大的洋房，大富翁與赤貧的奴隸，悲苦與荒淫，天堂與地獄。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們無處安身，而同時對於富貴之家的庭前，却添了幾多春色。以顯明的貧富對照，現實的表現人間的不平，強調的提出了住的問題，嚴肅的處理了這社會悲劇。當然，人們也不會忘懷在作品的最後，作者從現實主義的筆調滑到非現實的境地中去，將劇中人從爭鬥中引向逃避的路上去，以改良主義的方法企圖將現階段不能解決的住的問題得着假的解決，這便是貧民窟的人們因着房東的驅逐大家離開都市回到農村中去。

就因爲這一點，在當時引起了人們對於他之理解的味：費穆是革命的實踐者麼？他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家麼？

他是改良主義者麼？他以前的經歷如何？……那些，在費穆的研究者中間成爲問題的中心，而費穆之爲人也成爲觀衆的謎了。

這一謎的解決，自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明白道出。整個的城市之夜，除了最後到農村去的 Ending 之外，充滿了作者對於下層社會的熱情，同時也充滿了作者對於上層社會的憎惡。所謂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在十分之九的膠片中，他以革命者的姿態表現兩個階層中間的矛盾與不平，現實主義的昭示着兩個人羣中不可和解的爭鬥，而這爭鬥必然是繼續的擴大與尖銳，這是他和進步的觀衆們共同理解的。在這中間人們很驚異他優秀的技術，非常電影藝術的地拋棄說明字幕而以畫面表現。可是當纖接到鄉村去的場面的時候，突然說明字幕出現了，這顯明的痕迹使人們可認出這是前後割裂的創傷。事後據調查所知，這一條字幕正是暗示着最後部份乃是別人要他附加的東西，而因此破壞作品的統一性，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固然，觀衆有權僅僅從整個的作品上去鑒賞和分辨某一作品是否有益或者是毒害，因爲在某一影片的製作過程中是否有受影響於外來的阻力，決不是每一個觀衆所能知道的。當我們既經知道了此中祕密之後，還將別人的錯誤算在他的賬上，就未免是要他代人受過了。可是話也得說回來，他爲什麼要犧牲作品而聽從別人的意見呢？當明知道這必然在觀衆中得着相反的效果的時候，無疑的，這意

識的自甘損失，確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這到底是作者的世界觀的問題。

在這裏，我們來看作者的經歷。

費穆氏原籍爲江蘇吳縣。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月初十生於上海。五歲時開始入小學讀書。但因爲跟着父親爲職業到處遷移，以及其他種種關係，常常在某地讀了幾年，又轉入另一地方另一學校肄業，以致從小學到高中都沒有得着正式畢業文憑，然而除了在學校之外，還聘請家庭教師，讀了許多年，譬如學英文法文之類，他的實學却是極有根底的。

十八歲前後，他在北平某礦山事務所任會計，因爲職務並不繁忙之故，他自修的時間到很充分。同時，求知的慾求興奮着他，使他博涉羣書，無論是歷史，地理，數學，經濟，政治，哲學，甚至至於讀經。用功的程度使他的左眼因看書過勤而失了光明，自然，這又增加他對於人生的苦悶。

也許，有許多見過費穆的人，一定不會相信，因爲他的左眼並沒有瞎，和右眼並沒有外形的兩樣，而且逼視你的時候能散發刺激人的光芒。是的，花了許多錢，修養了許多時候，閉着右眼也能模糊的看見，然而事實上是沒有充分能力的，不過眼鏡到底幫助他不少。

又有一次從聽了戴季陶的講演，題目是關於殖民什麼的，說到要實踐開墾或移民任務，必須懂得軍事以及學習統計調查之類。於是又引起了這方面的興趣。在他住宅的週圍，他實行對鄉民的統計調查，甚至於幾十里路遠的地方，他也能說出某村居民多少；田地多少，農產物多

少，牲畜多少等等。此外軍事學方面，他也看過不少書籍，關於作戰方略之類，他能侃侃而談。

從這些場合，除了說明他求知熱極盛之外，同時他的悟性極強，也幫助他的才能不少。當他從北平來到天津以後，多看了幾次電影，很快的就理解了電影藝術的真價，從事電影創作的研究了。

北平平安大戲院開映「醉君城」，他寫了一篇批評，寄給當時管轄平安大戲院的華北公司。這一篇批評顯出了他對於電影的理解和才能，在華北公司的刊物上發表了，同時派人找他談話；這是他在北平時期的事。以後他到了天津又派人來找他，更因為他在天津寫了更多的電影方面的文章，不久便給華北公司羅致而去了。

在華北公司的管理處待了許多時候，和金擎宇，朱石麟，鍾石根諸人朝夕相處。到一九三一年，華北公司自經營戲院擴大到聯合上海廣東的影片公司成為聯華公司，在製片業務上已握得權威，他便被派到上海聯華一廠，——即前民新公司執行導演直到現在為止。

這五年來他所導演的作品如下：

城市之夜——阮玲玉 主演——一九三二
 人生——阮玲玉 主演——一九三三
 香雪海——阮玲玉 主演——一九三四
 天倫——黎莉莉 主演——一九三五
 狼山喋血記——黎莉莉 主演——一九三六

就我個人來說，我認識費穆氏是在城市之夜開映之後。這幾年來，雖然各人都為着自己的事業忙碌，沒有常

常聚談的可能，可是有好幾次我和他談得很痛快，從社會問題談到各人對於電影藝術的見解，以至於對他我處世態度的批評。他那謹慎謙恭，誠懇的姿態，他那圓潤而措詞適當的口才，使我深深的認識了他才能的廣博，同時也使我認識了他對於人生閱歷之深切。自然，也有許多地方，我們的見解不盡相同，譬如他以為在未來合理的社會到來之後，少不了又有革命發生，這不免引起了我的疑慮然而終至於不敢苟同。在此，似乎可以說明，「城市之夜」從現實中逃避出來，使觀眾相信他不可能的解決方法，也許不能完全作為下意識的表現，雖說他曾經向朋友們解釋過這外加的尾巴決非出於他的本意。

不過我以為理解一個藝術家的思想 作風，技巧，假如不能再深切的明瞭他的日常生活，從而得着充分的證明，到不如在作品方面來觀察較為妥切。可怕的是記憶力不強不能細緻的回想起看過的每一部作品。

從「城市之夜」中，至少我們可看出作者洋溢着豐富的正義感，而這正義是寄託在貧窮之羣的身上表現出來。可惜的是他沒有更大的胆量更正視現實，特別是尖銳的場合他悄悄的躲開了解決之刀的刀鋒。是的，憑他處世的經驗，他知道有許多社會問題不允許正面衝突的地方。於是在人生中就避開了尖銳的社會問題而對於人生哲學發生極大的興味了。當然誰也沒有理由反對哲學問題的探討，只求它並非毫無現實根據的閉着眼睛撒謊。但是誰也不會忽視這正表現着作者認為這比正面和尖銳的現實諸問題糾纏，到底容易處理了多多。

請讀者諸君不要忘記了惡劣的環境妨礙了多少藝術家

創作的自由，費穆氏自然不會倖倖的例外。所不同的是多少藝術家只好在此環境中束手無策的啞口無言，而費穆却很巧妙的在可能範圍中描寫對於大人先生們並不怎樣犯忌的現象，同時對於進步的觀眾也並不有害。至於某種御用的或者是低能的導演，完全卑怯的作為大人先生們的播音機，比較着他更是望塵莫及了。

僅僅是如此，我以為已經夠作為他聰明的表現。「人生」在內容方面是可討好多種不同世界觀的人們的作品，而「香雪海」是怎樣迂迴曲折以達到他所要表現的反宗教迷信之主題的呢？我記得在第一次開映的當時曾經有過如下的評文一段：

「……在城市之夜尖銳的對比之後，到底提出了到農村的口號。在人生他是極力避免正面衝突而藏匿在人生哲學的也是倫理的陰影之中。現在這香雪海他很理智的反封建反宗教迷信，可是有好多地方還不能掩飾他調和的企圖，雖然他掩飾得非常巧妙。」

「……他很熱情而嚴正的反對軍閥的苛捐雜稅，土豪劣紳在農村中壓迫剝削，魚肉鄉民，這都是真實的描寫。然而他是否不逃避現實的呢？高占非革命成功歸來，是否真的如他所說的「過太平日子」呢？難道現在鄉間就沒有上述種種的壓迫和剝削嗎？作者是不致於不了解的。真的太平日子，恐怕還不是現在吧。再說罷，作者也說高占非革命歸來，並沒有得着好處，仍然是墾荒度日，但是反轉來說，「革命不是做官，」又找着很漂亮的解釋。這便是他極聰明的表現，然而也是太遷就環境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他不是看不清現實，而是沒有勇氣針對着表

現只好曲解現實。不過他常用巧妙的形式將這種弱點掩蓋過去了……」

接着「香雪海」的「天倫」，到現在還留給我較清晰的記憶。這是聯華的總理羅明佑作為與國風並重的作品，因為他的用意是要響應新生活運動的原故，所以除了照例的監製之外，還有他聯合導演的名字。也許這都是不關要旨的廢話，不過

我要說的是有些場合和費穆的趣味還是一貫的，一方而是反應了「孝悌忠信……」的「潮流」，同時另一方面又巧妙的安排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道理，使進步的觀眾們也不便不同意了。

「狼山喋血記」

在未開映之前，內容如何，當然不得而知，可是據說是將狼當作獸行的強盜，象徵着我們民族的敵人，而村人羣起殺狼，自然是象徵着殺敵救國了。這樣的解釋，當然有了國防意味，可是對於大人先生却不必如此解釋了……這樣說來，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作者不能不每次都憑着他的聰明而煞費苦心，而這苦心也應當得着觀眾之同

情，好像我們得同情名導演巴布斯脫在互助之後，在離開希特勒統治的德國之前，不能不攝製象徵意味的「伏虎美人」一樣。不過最可哀的是巴布斯脫還不見容於國社黨的苛政，從法國逃到美國，製作了一部「英雄廉價」，現在是銷聲匿跡了。現階段的正義感的藝術家們，給與熱情的鑒賞者們多少悲哀。



在好萊塢的女明星，每人均經過蜜絲佛陀化粧和整理。是以在蜜絲陀佛美容室開幕時，羣星咸集。如曾經主演「驚天動地」及「紅髮女郎」之米高梅珍哈維，亦翩然戾止。上圖即伊在諸星簽字簿上題名時所攝之影。

Jean Harlow, M. G. M. Star, Signing
The Scroll of Fame At The Op Ening
Of Max Factor's Make-Up Studios.

大凡曾經留心過費穆的作品的人，都會覺得他是技術主義者。「城市之夜」雖然是處女作，就顯出他純熟的技術，而「人生」給人們的認識，却不能不承認這是代表了智識份子風格的劃時代的成功。不僅是他在默片中運用了聲片的手法：尤其是細膩的內心描寫，差不多成為他的特長。「香雪海」作家儘量的用迂緩的節奏來增劇的悲涼情緒，

在情緒的把握上，他獲得了極大的效果。大家還記得，在「香雪海」中他是在默片中試用了Narratage之方法的。

這種方法在聲片中可以得着對話的幫助而易於成功，否則便是很艱苦的工作。這裏說明了作者極大的努力於電影藝術的創製，不幸的是因為一般觀眾理解能力的薄弱，他的作品常使非知識份子的人們不易接受。「人生」在小戲院開映曾經鬧過退票的風潮，因為一些上了年紀的女觀眾看不懂的原故。「香雪海」因為過於深入了迷信，反而使落後的人們認為是宣傳宗教的主旨。至於為了敘述法不為人們所接受，到一九三六年底在配音拷貝中改為直敘了。

沒有劇中人的姓名，沒有說明字幕，是作者的特點，但在「香雪海」和「天倫」中却見說明字幕的加多。只有無劇中人姓名却是一貫的。此外，他的戲沒有嘈囂的曲折離奇的劇情，相反的他在教科書似的枯燥的「天倫」中却憑着導演的技能做了許多戲出來。

儘管他免不了在意識形態方面或技術方面，還包涵了若干缺點，但是一般的說他還是很成績的作家。他有嚴肅的態度，高尚的風格，以及厚重的作風，不迎合觀眾俚俗興味，「一本正經」的在電影藝術上力求長進，這些優點，乃是大家都可感覺出來的了。

話說到這裏為止，我們且待今後的聲片中對於他得着更多的認識。

◇

◇

◇